朔方備乘

朔方備乘卷第四十二

考訂諸書二

考訂奉使俄羅斯行程錄敘

臣秋濤謹案奉使俄羅斯行程錄亦名漠北日記係

國朝張鵬翮撰鵬翮字運青四川遂甯縣人康熙庚戌科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官至文華殿大學士

賜諡文端奉

旨入祀賢良祠康熙二十七年內大臣索額圖等奉
命取道喀爾喀地使俄羅斯時鵬翮為兵部督捕理事
官同豫參畫此其途中紀程之作也考喀爾喀
北與俄羅斯接境其往來之道即今自張家口
至庫倫恰克圖之路惟是時喀爾喀尚未內屬
故所記道路紆迴與後設臺站不同且索額圖
等出使奉
特旨率八旗精兵萬餘人以行私從僕馬亦復逾萬旌
旆飛揚連亘二十餘里故沿途安營設汛與尋

常出使之事迥異雖未抵俄羅斯境然紀述詳明足資考覈又其時有常熟舉人錢良擇字玉友與鵬翮等偕行著有出塞紀略一書茲取以互證其中

綸音奏議頗有足補

平定羅刹方略所未載者亦不可少之書也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

俄羅斯僻在西北從古不通諸夏茲潜入雅克薩侵我邊陲遣師征討立即瓦解復蒙

皇上寬宥釋還俘四
高厚之恩浹及異域史冊所載自古罕有乃彼冥頑無
知復踞雅克薩遣兵圍困彼勢蹙請和茲蒙
睿算周詳特遣滿大臣往議繼准憲臣馬齊疏請兼差
漢人大臣擬出兵部尚書張玉書吏部侍郎張
鵬翮給事中何金蘭御史王承祜四員題請
上特命張鵬翮陳世安前往滿大臣具使事機宜一疏
經議政王九卿議准題奉
俞允往議大臣荷

天語周密訓誡直斥其擅居我地之罪開陳義理以曉
譬之俄羅斯之人始感我
皇上覆育隆恩傾心歸化悉遵往議大臣指示定其邊
界毀所修雅克薩諸城并盡撤伊國久踞之人
而東北數千里從未入中國之地咸歸版圖適
符我
皇上數年前豫料之神謀且索倫達古兒等國俱得安
居此皆我
皇上睿算周詳德威遠播之所致也臣鵬翮恭承

恩命仰荷
天威謬以儒臣馳驅遠域往還百日謹以道途所涉歷
逐日劄記用以紀皇華盛事而
聖朝控御邊疆遣使行師之規畫亦於斯備見焉
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初六日蒙
賜使臣鞍馬弓矢緞幣有差
五月初一日陛辭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五
月朔日壬申　皇上御
乾清門奉使內大臣索額圖佟國瑋馬喇等率
同使臣進見張鵬翮陳世安特膺　簡命
同豫參畫　綸言指授躬奉
諄諄受　命陛辭而出

天語訓誨周詳篤摯其使事意指咸稟
廟謨以從事云
初二日寅時起行出德勝門士氣勃勃軍容甚
盛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 上以遠使
絕域宜加擁衛 命選精騎萬餘人隨
行古卿行旅
從之義也 按旗行二十里抵清河
上遣
皇長子賜茶列坐飲畢望
闕謝
恩乃行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兼 命 皇長
子于騎行二十里至清河慰勞諸臣宣賜乳茶

四十里過昌平州三十五里駐南口

初三日早度居庸關山路崎嶇四十五里出關入平地名岔道即明永樂駐軍處又二十五里次榆林驛環溪列營水濁不可飲忍渴至夕

初四日行二十里過懷來衛石城完固今設一通判三十里次土木堡原注即明英宗蒙塵處

初五日行四十里過保安城城設參將一員又四十里過雞鳴驛次上花園

初六日早大風沙土迷目帶臉罩行山路陡絕

下臨河水金幼孜所謂車行馬騾毛髮慄然者也出此二十里地漸平又二十里過宣府石城堅高規模宏敞夙稱塞上重鎮今設總兵一員口北道一員午風息十里駐柳河川傳稱常開平進軍次此土人猶能道其事惜無片碣可攷初七日行平地四十二里過下堡城明永樂時所築也又八里出張家口兩山對峙石壁崎峭如削中設一關環山爲城永樂嘗指此歎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富哉言乎

初八日早氣肅如深秋襲皮套由山峽中行二十里有土屋托羅廟古槐一株又三十里次察汗托諾亥大壩猶華言白頭嶺也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初八日屯察罕陀羅哈打八察罕陀羅哈譯言北首也打八譯言嶺也臣秋濤謹案察罕白也當從張氏說爲正自此皆向西行

初九日上崇山石路崎嶇約三里入平阜四十七里次搏爾哈斯泰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作八盧哈蘇泰猶華言柳條溝也道上見蒙古五六家穹廬而居其廬上穿一孔中安一竈以糞餅置廬上臭不可

聞衣敝布衣男女同處較中國之貧民更苦申

刻

上遣侍衛喇齊賜使臣及將士牛羊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晚

御前侍衛至　上温旨慰勞

羣臣頒賜牛四百頭羊六千口　望

闕謝

恩天油然作雲帳外挑渠以備夜果小雨

皇恩眞同雨露令人起舞

初十日行六十里次哈喇郎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冒雨行七

十餘里屯哈爾哈冷亂山環抱譯言古

屯田地也掘衣出水人可升餘晚雨止　有水草

十一日行平地八十里抵中國之百有十里次佐漢郭兒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十一日屯台哈窩兒譯言莊地也有水西南流滙軍士汲取字曰清溪河水和炒麪飲其半停盞視之見小黑蟲如菜子大者無數游泳其中而眾人已飲畢矣常聞誤飲水蛭雄黃可以解之然眾竟無恙亦不須服雄黃意者天祐命使及諸從者而水族不能災歟

十二日行平道八十里抵中國之百有十里次他喇布納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十二日屯他哈布哈濁水遶流鹵地草稀

十三日行五十里入山次呼盧蘇泰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十三日屯阿盧蘇泰有花色深紅而葉如豌豆簇成穗名長十八　猶華言葦子溝也山形環秀清水繞流平章審視云是吉地鵬翮世安登山四望空闊祗見軍士牧馬山阿或坐或伏簡南白翎迎風飛舞是日相傳爲關夫子赴會之期必雨及夕果雨關夫子之神靈及外國加饗矣

十四日雨止啓行五十里次阿托和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屯鄂託呵平皋千頃萬山環之水流地中自西北而東南廣不數尺千迴百折芳草緑縟

不見沙土

十五日大霧行五十里過三小溪入山溝石峰聳峻澗水繞流樺木數榮於山阿喜鵲翔集於條枝俄而雙雁嘹嚦若告我以塞外奇觀也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十五日道旁紅花布地黃花間之爛若披錦尤多薄荷蒿艾香隨馬蹄行五十餘里高山當面望之無路近乃砉然中分兩崖壁立中為坦道絕無登陟之勞流泉一道隨路曲折蜿蜒而西石穴如甕如屋不下數十相傳文殊趺坐處也山蒼樹翠掩映相屬十餘里塞外佳勝未有過此者山名柳毋陀阿詭南去大同不遠蓋出關路皆西行至是稍折而西北也

紅花盈疇遠望如錦茵近視之一莖四朶形

如蘿蔔花而十二瓣其山出雅烏雛烏又二十里次葉不孫郭兒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作迭不遜哥兒譯言山坳也地稍平衍清水北流土人云心肺二山相連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一山名和碩走華言肺也對山名諸勒克華言心也蓋皆狀山之形有九十九泉池按史元太宗嘗避暑於此其泉發源官山流爲黑河再見榆樹二株如蓋累石豎旗云是蒙古祖塚遍野有花如牛賴子叢生並開蕊紅而花白微香根臭名曰小人草

十六日行十里許有土城周環可十里名巴爾

蘇台未知築自何時傍有方山峻嶺俯瞰城下策馬往視其中惟有斷壘荒草而已二十里踰峻嶺入深谷草木叢生羊腸一道兵家所愼令頓

至尊威福蒙古臣服統入八旗如行內地矣五十里出山入平地過清水河駐昌阿兒托諾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畧云十六日屯舍喇迭不避譯言不地也按與昌阿兒托諾似非一地齊集會議漢軍照旗分附入八旗下營整齊嚴肅以示威遠人

十七日行四十里有廢土城周圍可五里側有浮屠七級高二十丈蓮花爲臺砌人物斗拱較中國天甯寺塔更巍然篆書萬卷華嚴經塔拾級而上可以登頂嵌金世宗時閱經人姓氏俱漢字平章登二層取喇麻經二葉横書蒙古字無有識者仍返原處土塔寸許者數枚剖視之或麥或糜云是念佛所積供入塔內數武有井甘列設小帳憇其處此二日所見蒙古皆有土屋能耕種燕麥糜子時方五月中麥僅二寸其

土磽可知矣又二十里次甘察莫都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屯於歸化城東南可十五里不言地名

十八日行十五里次歸化城北蒙古語庫庫河屯也城周圍可三里惟倉庫及副都統署瓦屋餘寥寥土屋數間而已城南有關夫子廟留帝志二冊欲使遠人知忠義也住持漢僧闕遲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作闕遲有蒙古妻室其弟子二人亦然婦人辮髮爲兩褸雙垂而以帛束其末帽韡與男子同城南負郭有黑河青塚古蹟遠望如山策

馬往觀高二十丈闊數十畝頂有土屋一間四壁累砌藏以瓦瓮此喇麻所爲也塚前有石虎雙列白石獅子僅存其一光瑩精工必中國所製以賜明妃者也綠琉璃瓦礫狼藉似享殿遺址惜無片碣可考石磴有蒙古字侍郎溫他往譯云是喇麻所作非古也未刻小雨理藩院所帶鄉導至此咸推不知前途路徑因訪得喀爾喀（臣秋濤謹案喀爾喀出塞紀略皆作噶爾噶）貿易人二名爲鄉導滿大臣甚喜各解衣衣之是日給糜米爲兩月

行糧

十九日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十九日蒙古守土官具禮上謁各帥延之款宴而去

入城觀甸城碑記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十一月日建裕齋後人李文煥撰書此方山圓秀而寡木水淺狹而鮮魚厥土瘠鹵厥產馬駱牛羊人短小而輕捷善騎射其性然也以酪爲漿以肉爲食盛夏著裘而皦垢不以爲恥男女共處而不以爲嫌其習然也儻教之以詩書申之以孝悌而以律法治其後未有不變者也其俗敬信

喇麻而可否惟命有少年顯者四人呼為呼圖克圖尊之若神明親之若考妣至梵宇之壯麗牛羊之供奉其餘事也按歸化城乃元之豐州原注唐豐州當在今河套內西北近甯夏界元和志云豐州西南至靈州九百里靈州今甯夏衛靈州所也設知州並倅官而轄於大同總管今設蒙古都統一員副都統一員管所部八千人有城郭土屋屯墾之業雞豚麻黍豆麥葱韭之物外番貿易者絡繹於此而中外之貨亦畢集乃扼要之地也今我

朝威德遐暢曠古未有即如臺灣遠在海外亦爲郡
縣應照此例將歸化城亦設爲郡縣用府廳縣
教官各一員以寄撫綏教化之責設滿洲將軍
一員轄現在蒙古都統即金之置天德軍節度
使元之立大同總府其意一也歸化一帶土廣
人稀將死罪中有可矜疑免死之人發往開墾
其新設郡縣官照臺灣例三年陞轉以鼓其奮
庸之念我
皇上所頒

上諭十六條朔望講讀其軍民中清秀子弟亦照臺灣設科之例化樸魯爲禮讓變狡悍爲忠義莫要於此臣秋濤謹案今歸化城設有將軍鎭守爲北方重鎭並設同知通判等官文端所議已蒙採擇施行矣

二十日早發車輛先行午刻甚熱

二十一日行九里入祁連山原注此山亦名祁連非元和志甘伊西諸州之祁連山也有土城廢址疑即碑所云甸城也遠望石峰疊翠入其中則平阜蜿蜒相傳元世帝后俱潛厝此山而不立陵墓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入山十餘

里當山坳城四圍門南面頂如橋梁中爲方亭亭中爲大冢冢上作屋碧琉璃瓦覆之意必王者陵寢不知何代遺址紅白芍藥杏樹萱花數榮山阿易險阻爲坦途豐州守張鑄之功不可泯也十五里踰峻嶺方言都倫大壩土人樹木槍旗幟累石積薪其上五里下坡石溝崎嶇車馬難行加以石山壁立溪壑幽深師行宜慎六十里駐昆都勒必拉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作昆都勒河已日夕矣峽行棄駝自此始原注山路險遠抵中國之百六十里

二十二日會議分四路行各使鄉導導之趙學

士言分四路行兵少勢單向西一路紆迴鄉導無按程的見不過意度日期儻臨時迷道而裹糧不足則進退維谷有誤七月初旬之限將奈何索大臣是之乃分三路東行佟國舅鑲黃正藍正白三旗居右馬圖章京領鑲白鑲紅居中索大臣領正黃正紅鑲藍三旗居左而相距不出百里聲息可以相通

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二十二日偵者言前途水草不繼大軍議分道進發屯營不行自京師至此蓋千三百里矣又云二漢臣附正紅旗中按自此以後張與錢蓋分路行故所記屯駐地名多不相同

二十三日無路徑鄉導折而東向踰平嶺四十里有水草之地喇麻穹廬而居飾新涼棚其前又二十里駐席喃莫洛 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作悉喇嗦魯有清河一道足人馬汲飲兩山亦堪芻牧北征錄云蒙古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又平矣今來塞外始知其言不謬

二十四日聞軍中言作夜馬驚逸者衆兩漢官黎明命人往求逸馬俱得之諸將士紛紛失馬駐軍以竢其獲是夜三路馬俱驚可異也

二十五日向北行平地三十里駐烏蘇圖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作呼蘇土魯有河水遶流草色青葱趙學士帳中聽箏四時曲有離人思故鄉對此轉淒涼塞上苦狀却被二語寫盡

二十六日風涼襲裘衾行五里有廢城基址可七里許平原迴合氣勢攸聚昔人城此亦知地利者也二十里次察汗卓魯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作察罕斥魯計程七十里有泉源可汲惜草少耳

二十七日涼風刺面如中國十月氣候將士有

服皮袍者踰平阜七十九里次門西蹴木倫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屯瑪下悉喇嘛魯末至營三十里有黑泥河一道

二十八日行平道四十三里次哈納烏蘇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作哈喇烏素河水盡牛溲臭不堪飲童阜沙積止產德勒蘇枯莖間雜嫩草牧馬駝以此深虞不足

二十九日行平沙中一望無際寸草不生馬前惟見沙堆纍纍古人所謂大漠也出此三十里

忽有青草百畝肥腕茂盛停驂牧馬殆有神助過此復平沙六十里駐阿爾七金他納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屯阿兒七速不喇竟日無水始此乾澗有蘆葦勉强牧馬下溼處掘地三尺餘得水有土氣公議留人在喀龍喂養疲困馬駝及豫備輜重前途易進而歸計有備土人言張家口徑路至喀龍交界止六七日理藩院迂道至一月始達此馬駝疲敝甚多將士辛苦倍常人懷怨怒張穆曰喀龍即喀倫

三十日出軍門滿地矮樹紛披狀如小柏生採

爲薪卽能然踰平岡六十里下岡二十一里駐

喀龍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此地爲蒙古四十九旗極北邊界山巔堆石爲𡼏臺纍纍如冢乃外藩防禦之所過此卽入噶爾噶國矣兩國於此分界故謂之喀嚕譯言邊界偵探也

平阜夾岸怪石嵯岈地勢低凹掘三尺餘水鹹

煮羊烹茶變黑色令人腹疼地枯無草無薪軍

中燃馬矢供爨臣秋濤謹案是時喀爾喀尚未內屬故蒙古所設喀龍距張家口僅六七日程也與今不同

六月初一日入喀爾喀界石阜怪狀如齒牙戟

劍地盡沙石相雜草木不生行五十里次哈呢哈達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六月朔屯卓得呼山童草枯牧馬無處掘地數尺不得水復求之山阿得泉眼人馬汲飲立涸

初二日平阜起伏始見草色青青行九十里次克勒孫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自歸化城以北背折而東北行至是復稍折而西北共九十餘里屯波洛呼祭兒掘地二尺餘得甜水僅足人馬汲飲是日路有流沙二十餘里陷沙一處馬誤行其中陷不得出車輛不可行毀輪自此始喀

爾喀國人身長者多衣布袍領袖鑲皮腰間細
摺而野心較甚
初三日軍中車輛未至用馬駝負重致之
初四日冒暑行七十里次科尼赤掘地不得水
祇喀爾喀人自飲泉眼二處軍士得潤渴腸始
食黃羊十餘里惟荒岡沙磧輕移疾步方免蹶
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初四日行九
陷有肥飩者二三人陷入沙中深不可出號呼
求救衆目注視莫措其手抵晚屯呵呢七不喇
地無寸草酷暑如焚掘地二丈不得水
覓井於數里外稍濟喝人不能及馬
初五日小雨乘涼行七十八里次阿爾哈爾蘇

巴掘地得水有土氣牧馬亦無草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行六十餘里道旁多樹又三十餘里屯披脊烏塗罕

初六日行五十五里次鳴爾拜果必張穆曰案果必郎戈壁拜果二字舊本兩處皆譌倒遂爾回不納遂後作逐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初六日屯喀兒拜果必逐爾回不有小河一喇俗傳此地多鬼土人莫敢居之道紫泥臭濁獨茂草盈尺馬爭食之

初七日天濃陰行七十一里次烏蘭忒門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東邊山阜下有舊井水可就飲屯屋蘭忒門其處掘水亦足飲馬獨枯地無草耳此上數日

有小木如松而葉圓長可薪是日有輭沙五十
里

初八日行三十里入山溝有溪水嫩草停驂小
憩復行七里駐克勒阿祭拉漢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屯克
喇呵祭勒罕時方亭午道上見喀爾喀國人挈孥載
帳而去者詢知喀爾喀與額諾德臣秋濤謹案額諾德即噶
爾丹之異文戰敗而部落各奔未刻會議遣人約會
佟馬二使臣同至前途合軍以待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
是日見土人有負襁還徙者主帥遣通事詢之
傳說噶爾噶國主與厄魯忒國接戰而敗其人

皆逃未得其實主帥索公因與參佐章京等密議遣理藩官喇員外前往蹤跡佟馬二帥爲合兵之計

初九日風沙撲面暴日薰蒸行百里次查哈馬克圖鵬翮身體勞頓腰膝酸疼不能自支伏地偃臥從者掘地無水至更深不得飲食馬無水草空繫達旦勞悴旅愁交集是日道上見喀爾喀國人奔潰數千因詢知其國王及喇麻俱敗逃無蹤其部落各鳥獸散夫喀爾喀塞外雄藩地大人眾在中國習聞之矣今入其境童山赤

地查哈馬克圖一帶寸草不生地無勺水遁卒踉蹌一敗塗地至此其塞外伎倆可知矣百聞不如一見信哉酉刻會議前途擾亂不便孤軍深入此地無水草不可居止欲還軍克勒阿祭拉漢待佟馬二使臣至商酌機宜仍行文附近車城台吉臣秋濤謹案卽車臣汗詢喀爾喀情形並阿尙書音信鵬翮世安意主附近左右尋水草可住之地合軍前進力持還軍不可甚至引軍法以怵之而衆口極言還軍便矣軍中棄馬始此臣秋

壽謹案出塞紀略云初九日屯齋爾兎地無寸草得一大井而水少不給又穿三四所猶不給也噶爾噶國人男婦追隨駝馬絡繹而南不下萬數奔忙倥傯若有躡其後者通事訊之乃知其主徒失也兎汗提兵數十萬與厄魯忒國主戰於邊界大敗全軍奔潰國主逃遁不知所之北荒之國勝負但決於一戰戰既敗衂則上下皆烏獸散不可復振且言噶爾噶國主之弟所謂折不尊但八庫土克兎者一方之所聽命雖為僧權倖其主亦逃遁莫知所在其所居地名土辣必喇去色楞格不數程為我軍取道所必由亦為厄魯忒所燼勢不可復往傳言洶洶人懷疑懼臣秋濤謹案徒失也兎汗即土謝圖汗折不尊但八庫土克兎即折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土辣必喇即土喇河也

初十日還軍克勒阿際拉漢酉刻車城台吉回

稱喀爾喀汗戰敗猶存喇麻敗遁無蹤又理藩
院尚書阿爾尼發筆帖式赴京奏聞喀爾喀汗
被額諾德襲取敗走禿喇必納喇麻亦敗走臣秋濤謹案禿喇必納郎土喇河也喇麻先駐此俱不知去向侍郎溫他
所安驛站應移設此路等語諭筆帖式云阿尚
書未至禿喇必納八日即聞喀爾喀敗信未見
兩國之王但喀爾喀聲言大國之師來援而此
地至阿尚書處七八日之程亦無水草馬俱瘦
斃等語公議題報情形秉燭繕疏付筆帖式轉

奏去訖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初十日中軍欲待佟馬二帥合兵會議而屯所無水草貨者又言前途更甚萬難駐軍因復移營至克喇阿祭勒罕遇遏徒者蟻聚蜂屯其邑驚惶俄有噶爾噶國台吉二人至飲馬道左其人年甫二十許狐帽錦衣左耳以珊瑚珠寶銀鐶作墜環長寸餘鞍馬鮮整似貴介者亦聞變而南徙也曉車臣汗使至以敗狀聞於我軍始知厄魯忒國主戰勝後即以奇兵突入徙失也兎汗所居之地掠其親屬輜重又大捷車臣汗者徙失也兎汗之弟分王噶爾噶東偏亦潰散不支故來告敗夜理藩院賚奏使者亦至索帥因具疏備述始末馳驛上聞是日傳聞厄魯忒兵至三軍狼狽而逃雖嚴禁不能止合營不得食者竟日主帥躬擐甲冑以備不虞夜命營中控馬披執立以待旦惟二營漢臣聽其自便然人人自危莫敢就枕也比曉合營交相慶賀愬如更生然紀載多飾辭故復識其真境如此

以貽同
志知之
十一日十二日仍駐軍喀爾喀濆卒布滿山谷
行五晝夜不絕道傍見台吉三人其形較衆少
潔衣緞服背載銀鱗牌佩劍飾珠寶頗精工一
耳貫大金圈寶石銜其口云是喇麻保命者方
有此是日張鵬翮牧人李之望于石峰頂得古
錢篆文曰五行大布後周武帝鑄也張穆曰篆文瑞行程
蓋由今土謝圖汗部左翼中旗界北行五百五
十餘里而返殆已入車臣汗部境達客魯倫河
之南岸矣故初九日酉刻行文附近車臣台吉
詢喀爾喀情形並阿尚書音信而初十日酉刻

遂得車臣台吉囘報也　臣秋濤謹案出塞紀
略云十二日屯營不行待佟馬二劊合兵之信
抵夜理藩院喇員外馳至喘息汗流云於四日
之內奔走千里有奇已訂二帥於前途合兵遂
東馬佚
旦起發
十三日復北行五十里次滕達舊營　臣秋濤謹案出塞紀
略云十三日至抑勒呼　掘地得水黃濁而味甘
聲郎前所經之地也
足人馬飲申刻阿爾尼差筆帖式來約前途會
商
十四日行七十里次蕘克一作布祿亦無草掘地
得水黑不可飲岡上得舊井五水濁而腥　臣秋濤謹

案出塞紀略云十四日屯烏蘭克波兒
十五日風涼行五十八里次古爾半圖張穆曰案古爾半圖爾班譯言三也
路掘地無水童山無草尋得舊井三處尙不足軍士汲飲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十五日屯姑兒巴吐嚕
十六日乘陰行二十里次烏奴蘇台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屯烏奴蘇太晩馬帥使至期三日內合兵
濁泉微細掘坎得水如礬色而味堿亦無草
十七日微雨行三十三里石山磊落參差連壤

奇峯聳拔競勢爭高振衣登巔遥望白雲孤飛
徘徊久之復策馬行三十里次拏拉克帶叟即
必拉抵中國之八十里　臣秋濤謹案出塞紀
俱便遂决意駐此以待分　李榮被蟲入耳窘甚
以雄黃研水灌耳蟲即出本草不載此可補遺
十八日辰刻小雨午刻阿馬二使臣至將士言
途中乏水草苦狀如繪盧章京僕夫御車熱甚
不得水飲馬涔而斃
十九日喀爾喀人來乞援師稱向者

略作拉克帶叟疾不喇此地有水草人馬
道之兵此後不復前進矣

聖主諭旨令喀爾喀與額諾德盟好今額諾德違
旨行襲取之計今聞王師至乞爲救援等語公議答云
　此來乃奉
命出使俄羅斯國非爲爾國也未奉
君命豈可進援爾國自行請
旨可也
　二十日軍中恐糧盡並日而食始此喀爾喀人
　自額諾德來聽其言彼國事並悔孫泰近狀
　二十三日午刻佟使臣至言沿途無水草士馬

多疲漢軍大半步行其從行者會見野騾欲持
鎗舉火即奔走不可追
二十五日辰刻
上遣侍衛闕保夸子至奉
旨索額圖等駐劄噶祿差人往諭俄羅斯欽此揀差參
領索羅和博洛河泰員外喇喜等持檄往諭俄
羅斯國曉以大義開譬諄復俾其格心向化感
朝廷始終覆育之恩消彼國從前執迷之非云云索
羅和等馬行十六日至俄羅斯境其國遣重臣

蜚托囉具舟楫迓於色爷額臣秋濤謹案當奉
即色楞格河
命惟謹即撤其兵卒歸雅克薩城及土田臣秋濤謹
案
平定羅刹方略作𠫊領索羅希又此
次索羅希等前往並未定議直至二十八年索
額圖再使尼布楚城始行定議立碑與此錄異
文端親記所見尚不能確甚矣記事之難也
二十六日海孫泰自額諾德至出該國奏疏外
束花絹狀如饒錦方文紙似高麗而細方長尺
多黃紅淡綠色
餘書該國字頗類蒙古尾用圖章理藩院先譯
蒙古字再譯清字三譯漢音其圖章形圓而篆
似菊花刀法古雅印色鮮紅觀疏中詞婉而意

遠辰刻侍衛闕保齎遵
旨疏還京同奏同眾官望
闕請安傳檄曉諭額諸德俾其釋疑向化臣秋濤謹案出塞紀略云十七日屯拉克帶叟疾不喇駐此以待分道之兵越二日馬帥及佟帥兵相繼而至亦議不可復前軍食已盡進退無策忽二十六日
旨到即於次日回軍七月十八日到喀嚕八月初八日抵張家口十三日合隊進京若
旨到稍遲數日俱為絕域之鬼矣所以得生者蓋因折不尊但八既敗遣使飛騎到京求救
皇上問我軍何在謊言全軍覆沒欲激
聖怒
皇上大駭立命兩侍衛即日飛騎馳驛來探既見吾軍遂命班師京師竦動異常皆彼國使臣謊言所致也歸途無他異聞但苦饑渴度沙磧以後馬死垂盡軍士

步行糧盡日止一餐煮散麪為漿人得一盂以延其命既進喀嚕蒙古各旗以米粟相餉答以銀布越翼日則又不繼然饑不可忍渴更難堪徒行者多以渴死參佐章京渴死無木為棺又無柴焚化乃以馬糞煨令半枯折其骨裹而歸之軍士死則委之而已全軍人死者九百餘畜死者駝千餘馬二萬七千餘銀費二百五十餘萬吾主僕二人初出時有馬七軍回則馬死者六矣止一青馬往來不頓故免徒行從者足趾無不走折者臣秋濤謹案此次還軍以後程途張文端記之甚詳而錢氏出塞紀略不復詳記然觀其所述如此可見朔漠行師之難亦考前事者所宜知也故具錄於此

二十七日滿使臣統鑲黃正黃二旗還軍先發

張鵬翮同眾送出軍門

二十八日統正白正紅二旗還駐烏奴蘇台自此皆向東南行其鑲白鑲紅正藍鑲藍四旗分道向東行以就水草故也張穆曰案文端初出喀倫北行五十餘里還軍克勒阿祭拉漢已復北行百二十里次克布祿已踰前次所駐之查哈馬克圖二十里克布祿疑即克魯倫之譯語未渡河而北故不言河也復行百三十餘里而見石山聳拔蓋又越東庫倫而西石山殆巴彥集魯克阿布達蘭台諸山矣自此復北行百一十里遂還軍而南綜其行程蓋東未踰喀魯倫西未抵土喇故時時以乏水草爲言

二十九日兼程行七十八里駐克布祿之抵中國百里

七月初一日駐衣勒呼郎滕達舊營也途中棄

馬駝甚多

初二日涼爽過克勒阿祭拉漢至哈喇布喇駐軍卽山溝口也乾澗旁掘三尺得水頗甘

初三日次烏（一作屋）蘭忒門清風徐來趙學士張樞部陳袷事登山眺望山多粗石纍積間有美石如瑪瑙水晶其光瑩然及閱北征錄亦云地多美石拾以爲玩古今有同情矣

初四日途間多蚊細者如小蠅大者如蜂入馬鼻竅之不出昂首齧蹄稍不防備人爲之墜申

刻至噶爾拜果必逐爾問不納

初五日狂風大作偃帳揚沙土人言此地有鬼

人多畏之飲水輒瀉或腹脹馬多病死其古戰

場歟

初六日鑲紅等四旗同至

初八日行二十里據有草處駐軍掘地丈五尺

不得水軍士飢渴交迫至三更尚聞歎息聲五

更束裝燈火閃爍人語喧闐起見北斗當頂因

憶永樂南望北斗之說信矣

初九日次阿爾喀爾蘇巴前所掘井半已坍塌距此八里青蒿中見白色頹然者草已枯矣因兩路無水草八旗同此一路分先後行以人馬困乏不能按站每一站分兩日行前軍過此後軍甫至周八日而八旗方輸過一舍理藩院安驛站至此每站用四十八旗蒙古一百名接應差使

初十日駐葱嶺以遍嶺皆葱故名原注此亦名葱嶺非西河舊事所云敦煌西八千里之葱嶺也計程三十四里乾澗側有二

舊井從傍掘地七八尺得水甘冽可煮茗字之
曰塞外第一泉距此五里爲正白旗駐宿山下
得舊井一眼掘地亦得水
十一日駐軍竢正白旗得跳兎頭目皆兎爪足
則鼠前足短後足長
十二日次科尼赤陳世安使人就近低凹處掘
去數石穴中得水不濁彼平地任掘而不得水
者不審地脈故也蓋塞外之水往往在山脊與
石穴中與孟子就下之說不侔矣

十三日行三十里揀雨集水處駐節

十四日次克勒孫

十五日行輭沙七十里路頗難行見有舊井二所因駐節水鹹一作城炊飯變黃色

十六日過哈喇哈達五里入山溝夾澗而營澗側有古井四所淡而不濁掘其傍亦得水兩山石壘亂疊多產金雀木皮色如金可飾弓箭器具葉如天冬有芒正夏開黃花塞外嘉植也折不孫丹巴喇麻臣秋濤謹案卽由禿喇必納遁折布尊丹巴

此

十七日巳時入噶祿張穆曰案噶祿即喀倫日記又作喀龍今作卡倫

次塔布泰哈不七兒計程四十四里許聞熊孝感起用禮部尚書徐元文起復左都御史共慶得人未時理藩院尚書阿爾尼召赴

行在臣張鵬翮臣陳世安向

闕請安

二十三日晨陰雨行二十里次阿達金呼都克

二十四日天氣燥熱汗馬行淺沙四十里如涉

火燄山揮汗如雨氣不能蘇秋陽十倍中原次

張敦圖呼都克

二十五日早行三十五里度平嶺至達布蘇合

二十六日薄暮抹有草處駐軍計程十四里

二十七日早發四十里次擢羅有水草足用

二十八日冒暑行三十里次荒沙有草無水

二十九日早行四十六里次何托有水乏草

三十日曉行踰平嶺四十里至薩嗎布納與滿

使臣同駐劄越未時理藩院郎中安布祿馳驛

至奉
旨索額圖佟國綱馬喇仍駐此張鵬翮陳世安並八旗
將士俱回京欽此宣諭畢各歸帳
八月初一日小雨行四十三里次布而思納
初二日曉行四十七里駐蒿㙯
初三日早行踰平山六十六里駐至喜自蒿祿
至此爲色紐地色紐爵王爲本朝屬國四十八
旗之一也其地沙磧漸少而草生茂密與中原
漸近故地氣漸厚非夫喀爾喀不毛之地也鳴

呼水草天下易生之物也而絕塞且無之苟非
身歷其境而閉戸談格物謂喀爾喀地絕水草
其誰信之產朱嗎納哈形似黃鼠而身短足矮
可食
初四日早起風冷凍水成冰冠煖帽行三十里
入山溝又三十里次毛布納爲察汗爾地歸順
我
朝分隸八旗願居原地者聽往中國貿易其服食
較喀爾喀稍富而其習尚同也臣秋濤謹案
即察哈爾

初五日早發遶崇山踰峻嶺約八十里次英台四旗分劄以就水草

初六日早大霧濡衣入大路行平道五十七里次禿兒哈飲行潦始見宣府民人車載燒酒米麪貿易軍中乏糧者得買食沙地多鼢鼠穴馬行其間輒踣執轡在手兢兢惟恐失墜

初七日行平道六十七里次嗚納布納猶華言黑河也一線小溪清水東流四旗夾岸而營水草俱便還旆以來所希有也未至此二十里有

土城廢址周三里

初八日雨中行五里過土城廢址約七里周圍三十五里抵大壩嶺坡陡泥滑疲馬不堪乘下馬步行三里至平溝復乘馬行七十里至張家口駐師始見青山綠水禾黍豆粱不覺眼明聞水聲湯湯不禁喟然歎曰水哉水哉在塞外何其貴在中原何其賤也天下有以少爲貴者水且然矣

初九日進張家口過宣府次城南二十里鋪

初十日次保安至此始無馬蚊

十一日次榆林鵬翮語陳世安曰來日入關必雨錢玉友問何以知之答曰凡使臣自外國還入關必雨余嘗聞之矣臣秋濤謹案錢玉友名良擇郎著出塞紀略者也

十二日卯刻過岔道入居庸關雨未刻至南口大雷雨酉刻乃止秉燭行三更至昌平大路如河水深泥淖不能行暫憩荒原待旦

十三日進

朝請

安出還邸

臣秋濤謹案是年同文端奉使者滿洲大臣則有內大臣索額圖佟國綱馬喇等然皆未抵俄羅斯境行至喀爾喀遇其國與噶爾丹戰敗潰走因駐軍別遣參領索羅和等至俄羅斯國亦未定議旋即召還是此次奉使實抵俄境者乃索羅和等三人也至二十八年復

命索額圖奉使由黑龍江水路泝流而上至尼布楚城

始與俄國大使臣費要多羅等定議立碑魏氏

盟聘記僅載張鵬翮奉使蓋未考索額圖有兩

次奉使事也此錄所記行程皆漠南北蒙古屬

地於俄羅斯無涉然所記噶爾丹攻喀爾喀情

形足與諸書參證且觀此錄益見綏服紀略康

熙二十九年羅叉犯界之說爲誤也故節其要

略於此以便觀者云

臣秋濤謹又案出塞紀略云所云羅剎者名爲

俄羅斯國臣秋濤謹案俄羅斯即俄羅斯乃奉使本指也其國

更荒遠不可考問彼自誇云地方四萬餘里一姓相傳已六千餘年此雖荒誕不足信然聞其境西接大西洋東抵雅克薩城原注在噶爾噶國之最北京秋濤謹案噶爾噶即喀爾喀南際波斯以東噶爾噶以西及回回厄魯忒諸國邊界諸國皆畏服尊事之則其地之大亦可意想而知矣其俗素奉天主教文移俱用蠟諦諾字蠟諦諾者即今中國所傳西洋字也大抵風尚與西洋國不遠故遣使時

皇上特命西洋二臣同行但不與漢臣同旗所以未及

與之談熟詢彼國顛末或疑其即漢之堅昆以
漢書西域傳有云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
至車師五千里道里約略近似因按漢元帝黃
龍中郅支單于西擊烏孫遂北并堅昆其後復
立國至梁時名契骨唐時號紇吃斯又號黠戛
斯在廢庭州西北七千里乾元中爲回紇所破
自是隔遠不通中國故不知其詳此亦以意推
之堅昆不過漢時一小國歷代遷改曾不足爲
有無何忽至今强大若是則其說仍非確論姑

識於此以俟異日訂之臣秋濤謹案據此知是

役會

命西洋二臣同行而張文端錄中未載志之以補紀述

之闕

朔方備乘卷四十二

知縣丁紹基初校

知縣王銘勳覆校

朔方備乘卷第四十三

考訂諸書三

考訂異域錄敘

臣秋濤謹案異域錄係

國朝圖理琛撰圖理琛字瑤圃仕履詳見四庫全書提要據八旗通志圖理琛於雍正年間官至陝西巡撫內遷侍郎或以官至尚書者誤也康熙二十七年曾遣大臣索額圖佟國綱馬喇等使俄羅斯適值喀爾喀與額魯特搆兵不能達

而還時隨行之蜀中張鵬翮有奉使俄羅斯行程錄虞山錢良擇有出塞紀略以識其事然皆敘內外蒙古地勢情形耳既未至俄羅斯境則絕域風土概未有聞也二十八年索額圖復奉使至尼布楚定議而無紀敘之書則其事闕焉莫考迨五十一年圖理琛銜

命撫綏土爾扈特假道俄羅斯境往返幾及四載歸而筆其山川風物程途彙為此錄蓋我

國使臣實抵俄羅斯境而撰述足以傳信者惟是

編爲然後來官修一統志四裔考諸書於此錄
采取無遺而原書得蒙編入四庫學士大夫尤
欲爭覩其全於是金山錢氏震澤楊氏咸刻入
叢書中茲詳加考訂分爲上下二卷固考北徼
事蹟者瀏覽所必及也

四庫全書提要

異域錄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圖理琛撰圖理琛姓阿顏覺羅氏先世葉赫
人由考取內閣中書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是

編乃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圖理琛以原任內閣
侍讀奉
命出使土爾扈特由喀爾喀越俄羅斯國至其地五十
四年三月回京師復
命因述其道里山川民風物產以及應對禮儀恭呈
御覽冠以輿圖次隨日紀載見聞其體例略如宋人行
記但宋人行記以日月爲綱而地理附見此則
以地理爲綱而日月附見所歷俄羅斯境曰土
庫柏輿曰烏的柏輿曰柏海爾湖曰尼爾庫城

曰昂噶拉河曰伊聶謝柏興曰麻科科斯科曰揭的河曰那里穆柏興曰蘇爾呼忒柏興曰薩瑪爾斯科曰狄木演斯科曰托波爾曰鴉班沁曰費耶爾和土爾斯科城曰費耶爾和土爾斯科佛落克嶺曰索里喀穆斯科曰改果羅多曰黑林諾付曰喀山曰西穆必爾斯科曰薩拉托付曰塔喇斯科曰托穆斯科曰伊里木城皆其大聚落也其地爲自古輿記所不載亦自古使節所未經如史記述匈奴北海頗作疑詞故儒者

類言無北海今據圖理琛所記知伊聶謝柏與
距北海大洋一月程又唐書稱薛延陀夜不甚
暗猶可博奕僅得之於傳聞圖理琛以五月至
其地知夏至前後確有是事皆我
聖祖仁皇帝德化覃敷
威稜震疊故輶車所至莫不具驛傳供芻糒涉越三四
萬里如行闤闠故得以從容遊覽見所未見聞
所未聞纂述成編以補亘古黃圖所未悉今備
錄其文使天下萬世知

聖化彌綸逈出於章亥所步之外且所記俄羅斯土爾

扈特畏懷恭順之忱尤足見

堯天丕冒砥厲無垠凡在方趾圓顱無不鱗集仰流效

誠恐後爲三五以來所未有今土爾扈特已全

部內附而所記俄羅斯南路十四國乾隆乙亥

以後又已盡入版圖併以見

武烈

文謨顯承啟佑所由拓億禩之丕基者非偶然也

異域錄上

原任內閣侍讀調補兵部員外郎又

特恩陞授職方司郎中圖理琛本葉赫人阿顏覺羅氏

始祖在葉赫國時行高堂重其國主待以賓禮

東北方乃龍騰鳳翔之地

天命屬與

大清而

大聖人出焉統馭寰區撫有六合於定鼎之前緣

盛京諸部落人民酋長輸誠向化歸仁恐後之際

遽沾

高厚深恩世受

國祿官誥相承余生於康熙丁未歲少時家貧質

弱多病稍長雖習讀清漢不甚通曉繙譯平平

由例監

廷試選取繙譯綱目越一載考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

歷俸十載之間奉

命散賑山陝兩省饑民察看南河監製綿甲頒發

詔書較俸陞授中書科掌印中書舍人引

見之日適值內閣票簽侍讀缺出閣臣保題

恩淮從優陞授內閣侍讀又奉
命監督蕪關稅課差竣旋都未幾授管理禮部牛羊羣
事務總管才識庸劣不能仰副我
皇上揀用深恩譴責罷斥於是退居林麓躬事隴畝承
歡膝下七閱載有餘期保天年乘化歸盡生際
盛世倖遣使海外絕域土爾扈特國鉅典因感戴
國恩仰圖報效具呈叩請遴選引
見
聖德廣運咸沐生成復蒙

聖恩俯賜原官品級優加賞賚

特命前往於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恭請

聖訓奉

旨爾等到彼問阿玉奇汗臣秋濤謹案昭代叢書阿玉奇皆作阿玉氣下同無恙欲將貝子阿拉布珠兒遣回與爾完聚調阿拉布珠兒人來問俄羅斯國商人科密薩爾官名臣秋濤謹案一作哈密薩兒正在料理遣發恰合朕意伊竭誠差薩穆坦等

請安進貢朕甚嘉憫特遣厄魯特舒哥米斯及我等各項人前來頒發諭旨並賜恩賞至於阿拉布珠兒

歸路業遣侍衛祁禮德（臣秋濤謹案一作祁里德）前往策旺拉布坦處計議尚未到來如到時移會爾等彼若言欲會同來攻相圖策旺拉布坦爾等斷不可應允但言策旺拉布坦與大皇帝甚是相得不時遣使請安入覲大皇帝亦時加恩賜雖其勢力單弱窮迫已極我聖主斷不征伐此事甚大我等未便相允爾雖將此事奏請聖上以我等思之我皇上但願天下生靈各享昇平斷無搖撼策旺拉布坦之意此事我等可保爾等往見阿玉奇亦照見策旺拉布坦禮相待如有餽

送爾等酌量收受至往返之時俄羅斯國察罕汗儘
遣使欲會爾等卽往相會或俱往相會或著幾人見
聽其來言著阿顏（臣秋濤謹案一作納顏）圖理琛並新滿洲二
人去見若彼不欲見不使人來請則已至相見禮儀
依彼國禮見之可也更須向其使言從前爾國尼果
賴（人名臣秋濤謹案一作密科賴）到中國時行止悖戾我等斷不若
此見察罕汗時如問中國何所尊信但言我國皆以
忠孝仁義信爲主崇尙尊行治國守身俱以此爲根
本雖利害當前亦固守此數者甯死弗憚不渝其道

即今人各有祭祀禱祝之事然身不行善不以忠孝仁義信爲根本雖祈禱何益我國咸以忠孝仁義信爲根本崇尙尊行所以我國無干戈無重刑安享太平已久如問生計爾等但言隨處皆同富者亦有貧者亦有且數年前聞得俄羅斯國與其鄰國不睦互相攻伐俄羅斯國欲調用邊兵或疑我邊人不行調發亦未可定兩國和議年久朕無他意有調用邊兵之處即行調撥不必疑惑等情特諭黑龍江將軍由泥布楚城移會爾國如問年高之人爾等即告以我

皇帝每歲查取年高之人每次查得一百餘歲者二三十人九十餘歲者或一省有萬餘人俱加恩賜如問出獵行幸之處爾等即告以我皇上每歲出獵其所扈從兵丁俱給以官養馬匹乘騎按日給與盤費今日下令明早起行不致些毫遲誤一應用度俱係官給惟隻身効力毫無拮据即我等此役乘騎用度皆係皇上恩賜我等但隻身効力耳朕思俄羅斯國必言及火礮之類儻若懇求爾等言路途遙遠難於行走沿途皆高山峻嶺林木叢藪險隘之處甚多我

中國並無如此地方亦不會見如此道路致之甚難
且中國法禁凡火器物件不許擅自出境法令森嚴
雖我皇上恩賜斷難至此伊若求爾等轉奏爾等只
言我等俱係特遣往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處去奉
使之事各異此等情節難於奏聞至俄羅斯國習尚
矜誇必出陳其所有之物以示爾等儻若出示爾等
不可驚訝亦不可輕藐但言此等物件我中國或有
或無我等職司各異有我所見而衆未見者亦有衆
見而我未見者所以不能盡知此役爾等同心合意

而行不可飲酒無狀嚴禁隨役沿途以至俄羅斯國
地方風俗甚壞婦女不端者多爾等隨役不可無禮
妄行須嚴加約束至俄羅斯國地方或見婦人或遇
可哂之事爾等須莊重行事不可輕於戲謔若餽送
爾等物件毋遽收受必須再三卻辭但言我等不會
帶得佳品送察罕汗所餽遺如何收得儻再三懇
乞或止收一二將爾等帶去錦緞同送察罕汗但言
路途遙遠不會帶得佳品此係相見之微儀若不來
請見或差人到時即將所帶錦緞給與亦言路遠並

無佳品些須薄物聊表微意耳及俄羅斯國法令嚴峻屬下人役少有過愆不可表暴於管轄之人務必寬裕莊重而行若問爾等係何官職但言我等係外部院衙門所司官員並非皇上侍近之臣此役俄羅斯國人民生計地理形勢亦須留意欽此內閣編撰

頒發阿玉奇汗

敕書已成支取驛馬護送兵丁於壬辰年五月二十日

自京師起程是日老父率諸兄弟並親友出城餞送不忍遽離在北極寺久坐將暮不能遠去

宿於沙河行六日出張家口於六月初三日越興安嶺至正黃旗察哈兒穆虎地方察哈兒蒙古官兵豫備駝馬氊帳供給羊隻迎接自此處將內地所乘驛馬並護送綠旗兵丁俱發回又行十餘日至喀爾喀阿拉布坦王所屬巴顏布拉克地方喀爾喀官兵豫備駝馬並供給羊隻迎接此處係興安之上有一帶石山產金桃皮樹又行二日至西拉布里度地方有十餘里沙岡十六日至瀚海之南界阿里臣秋濤謹案一作爾哈

林圖枯布爾地方十七日至瀚海適中朱爾輝地方此處產各色小石有查克木樹叢生（其木高五尺許皮似楥木葉似三春柳質甚堅）其地方有流泉二三處流聚成小澤水清而甘有水禽集其中覩此忘其爲瀚海而目爲內地焉十八日至瀚海之北界哈囊布拉克地方又行三四日至那拉忒赤勞地方其地皆曠野四望無際惟此有山一處甚奇異週圍十餘里其山之石蜿蜒層疊形如盤蛇猶人力爲之者山之下有流泉其南十里許烏

那斯太地方產黑白二種英石余見而愛之忘
其馱載重累擇其佳者十餘塊置布袋內交付
台吉萬舒克收儲又行三日至達布蘇臺地方
貝勒旺拉爾迎接請
皇上起居設幃帳宰牛羊筵宴觀隨往新滿洲步射送
十餘里辭歸又行三日地勢漸下七月初三日
自鄂什欣布里度地方下興安嶺北界至汗山
東邊枯爾布里度地方其東南二十里許即剿
滅逆賊噶爾丹之召磨多地方在大路旁俱平

坂小山谷中樹木叢生有小溪沿山麓川谷紆
迴而流初五日至土喇河岸因連朝陰雨河水
泛漲旣無舟楫難於涉渡俟水勢稍落駐宿三
日於駐宿無事之暇往釣河濱獲樺魚鱘魚十
數尾皆二尺許命烹之以飼衆極其肥美又遣
噶扎爾圖往汗山用鳥鎗捕得大鹿一隻分而
食之土喇河自根特山石發源向西流入杭愛
汗山流出之鄂爾渾河根特山之左流出之河
名曰黑魯倫向東流入呼倫湖自呼倫湖流出

之河名曰額爾古納向東北流入黑龍江其鄂爾渾河環流哲布尊丹木巴呼圖克圖所居之布隆汗山及土謝圖汗遊牧地方向西北流入色楞格河自此而北以至俄羅斯國界皆山土喇河北岸諸山有色爾畢谷口三處及松吉納山嶺三處有極高危險之處亦有峯巒聳峻之處谷內之草暢茂野卉爛漫鋪地如畫鮮耀奪目其山之陰皆叢林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樹極其森鬱其間自各山發源流入土喇鄂爾渾色

楞格河之小河則有博羅哈拉席喇伊魯爾伊邦等河其水清而溜急兩岸皆叢柳產樺鱒鯉鯽鱓鮰等魚又行十日至喀爾喀之北界車陵扎布部長之邊界博拉地方兩旁皆山鄂爾渾河來自東南向西流入色楞格河色楞格河來自西南環繞山北向東北流過俄羅斯國界之楚庫柏興又向北流入柏海兒湖其博拉地方皆草墩甚泥淖潦水成澤其東南林木森密望之鬱然多蚊虻賴嚮導指引而行又行一日至

兩國接壤之蘇布克圖地方兩旁皆山林谷中
有溪河北山之上有泉其水甘而涼谷內之草
暢茂蚊虻甚多揮之不暇跟役人等片時破曝
面目皆腫又越二宿於二十三日至楚庫柏興
相近色楞格河之南岸駐扎管理楚庫柏興俄
羅斯官衣宛薩委翅人名臣秋濤謹案一作衣番薩非翅下同差人
問曰爾等係何人往何處去我等回言是中國
至聖大皇帝欽差天使前往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處
頒發諭旨並賜

恩賞（臣秋濤謹案指海本作蒙恩賞賜我等語有舛誤今從昭代叢書本）凡我等所來情由爾國之貿易商人科密薩爾（臣秋濤謹案一作哈密薩兒）儘知你頭目問他即便得知於是衣宛薩委翅即遣官兵撥船隻迎接至楚庫柏興將到時

諭旨前排列十數對兵丁引導送至公署安歇後衣宛薩委翅來見問曰天使之來有何事故有干我國之事否我等答曰我等係特差前往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處去的使者於爾國並無甚事因阿玉奇汗特遣使恭請我

至聖大皇帝萬安進貢方物由爾國經過爾國特差人

轉送至我中國所以我

大皇帝亦由此路差我等前來來時我

大皇帝猶恐從爾國經過沿途馬匹供應不能接濟騷

擾爾等特宣

旨大臣傳諭爾商人科密薩爾爾科密薩爾云一應馬

匹供應斷不致誤因此方遣我等前來衣宛薩

委翅曰我國人每年往中國貿易屢蒙

至聖大皇帝深恩天使此來一切馬匹供應豈有遲誤

之理但天使前來情由業已差人報知我國察罕汗至今回信未至我等未奉我汗之言不敢擅令天使前往只得暫駐俟我察罕汗信到方可前往因此在楚庫柏興地方俟察罕汗信一住五箇月零三日其間衣宛薩委翅甚是欽敬不時備宴延請餽送食物給與緞四疋五十二年往京師貿易之科密薩爾哦佛那斯夜委翅

臣秋濤謹案一作趴佛那斯衣非翅至楚庫柏興於我四人處各送白狐皮三十張並果品等物我等言來時蒙

我

大皇帝恩賜一切所用什物俱已全備並無缺乏爾科

窩薩爾亦係行路之人何勞如此餽送璧辭科

窩薩爾遣人復懇曰我等不時往中國貿易屢

沾

至聖大皇帝恩深有年天使並不會到我國地方臣秋濤謹案一作中方誤今旣幸遇雖盡心恭奉猶爲不足伏乞

辱納再三懇乞我等言科窩薩爾旣如此說將

食物收受其狐皮發回告爾科窩薩爾我中國

向來凡奉
君命差遣人員一切禮物毫不敢受我等日後相見處
甚多彼時各自盡心亦未為晚目下毫不敢受
卻其狐皮荅以果餅五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寮
罕汗信到厄爾口城臣秋濤謹案一作厄爾庫城下同頭目費
多爾衣宛薩委翅人名臣秋濤謹案一作費多爾伊番訥翅差伊俄
羅斯官按疊列衣衣宛薩委翅人名臣秋濤謹案一作溫多里
臥番那非翅前來迎接問其來歷荅曰因托波見總
管噶噶林姓名臣秋濤謹案噶噶林係官名原注姓名二字恐誤移會厄

爾口城頭目所以我頭目差我前來迎接

至聖大皇帝天使令我用心敬奉不可輕慢來文我不

會見其中情由不能得知於是楚庫柏興官衣

宛薩委翅撥給拖床七十餘輛並跟隨兵丁

敕書前排列伊國旗幟兵丁引導擂鼓放礮相送於正

月十六日自楚庫柏興起程

楚庫柏興

係俄羅斯國界相隔我國喀爾喀部長台吉車

陵扎布之邊界博拉地方二百餘里其間皆山

不甚大沿途皆林藪惟有杉松樺樹而已色楞格河寬四五十丈不等水清溜急自西南向東北而流楚庫河來自東南流至柏興之南十里外歸入色楞格河沿岸皆叢柳櫻薁榆樹二河交匯處有俄羅斯收蓄貨物倉房十餘間居舍數間皆樓房用大木營治河內有船二十餘隻其船頭聳尾齊寬丈餘長七八丈不等自二河交匯處以北十里外色楞格河之東岸有大木營治樓房百餘間無城垣四面皆山此處俄羅

斯與蒙古人等二百餘戶相雜散處有天主堂三座小舟艇數百隻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駐兵二百名

器用有床卓椅櫈車拖床

畜駝馬牛羊犬雞猫

種大麥小麥蕎麥油麥有兩種蘿蔔蔓菁白菜葱蒜

山中有熊狼野猪鹿狍黃羊狐狸灰鼠白兔河內有鯽魚鰭鱠魚哈打拉魚他庫魚鯉魚石班

魚穆舒兒呼魚鯽魚松阿打魚禪魚勾深魚牙

魯魚

一種魚俄羅斯呼爲鄂莫裏大似牙魯長丈餘

臣秋濤謹案一作長尺餘於白露後五日內由柏海兒湖逆

流而來甚多俄羅斯國人各行漁捕醃以度臘

鰭鱒以此魚爲食相繼而來其色楞格河於十

月中旬始凍

途中行二日於十八日至烏的柏興管柏興官

排兵列幟迎接訖設宴款待深加欽敬出其妻

子獻酒作伊國之音樂跳躍以爲娛

烏的柏興

在楚庫柏興之東北相去二百餘里山高大多林藪色楞格河邊寛闊之處間有田畝色楞格河自西南流過柏興向西北而流烏的河自東南來於柏興之西遶流歸入色楞格河四面皆山無城垣此處俄羅斯與蒙古人等二百餘戶雜處駐兵二百名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有天主堂二座其廬舍生計牲畜與楚庫柏興同

一種石片其大如掌層疊而生人皆揆層揭取而用視其所揭石片薄而透明似玻璃琉璃之類俄羅斯國人所居廬舍之牕皆以此石片合釘爲之問其所出言有一費提穆河自根特汗山之陰流出由巴爾古西穆城之東遶過昂噶拉河源歸入朱爾克河其沿河山內產此石片莫斯科窪城托波爾臣秋濤謹案一作托波兒等處皆用此石

又越三宿於二十一日至柏海兒湖之南岸傳

索爾斯科〔臣秋濤謹案一作博索兒伊斯科〕地方沿途皆大山林藪路旁俱田畝此間有則陽海及哈拉果兒兩村落皆俄羅斯居住不甚稠密其柏海兒湖週圍皆山連繞四面菁葱嵐氣杳靄林木蒼鬱波浪浩瀚極目無際

柏海兒湖〔臣秋濤謹案一統志作白哈兒湖南北長二百里許此云南北百餘里未知孰是〕

自烏的柏興向西北行三百餘里方至沿途皆大木林藪其間有小柏興六七處間有田畝柏

海兒湖南北有百餘里不等東西有千餘里西臣秋濤謹案一本西作四面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其巴爾古西穆河自東南流入鄂還漢洲臣秋濤謹案此洲字誤疑當作河從東北流入又有一河名曰昂噶拉河鄂還漢洲居柏海兒湖內之東北闊五十餘里長二百餘里其洲之上有山岡產杉松榆樹叢柳並各種野獸布拉特蒙古五十餘戶遊牧於此畜牛羊馬匹柏海兒湖內產各種魚及獺於十二月下旬氷始結實人方行走三月盡氷

始解柏海兒湖之西北流出一河亦名曰昂噶拉河向西北而流兩岸皆大山林藪約行五十餘里皆山岡川谷寬闊

二十二日至柏海兒湖之北岸果落烏斯那地方又越三宿於二十五日至厄爾口城臣秋濤謹案一作厄爾庫城其頭目排列旗幟鳥鎗鼓吹而迎鋪設公署款留安歇即欲起程費多爾衣宛薩委翅臣秋濤謹案一作費多爾衣番訥翅下同曰我國總管噶噶林來文只教將天使等接來此處居住總管之言如此

我不敢少違倏托波兒處特遣迎接官員到日
方可起行於是因候迎接官到駐扎厄爾口城
費多爾衣宛薩委翅備宴延請於官給之外又
送牛豕我等言爾國察罕汗供給之物甚是豐
裕不可勝用頭目又何必如此餽送卻之費多
爾衣宛薩委翅曰自兩國和議以來我國人民
蒙
至聖大皇帝恩澤甚多天使從未一至今遠降敝處並
無佳品可獻此些微之物乃奉敬天使微忱念

我國察罕汗望乞辱留再三懇求遂俱受之隨酬緞二疋厄爾口城頭目不時邀請會同射的每遇天氣晴明之時卽出城外騎射捕魚以適懷二月二十二日托波兒處噶噶林差迎接官博爾果付泥克官名臣秋濤謹案一作博兒科泥四鐵班訥委翅人名臣秋濤謹案一作冊班訥非翅至卽欲起程博爾果付泥克曰今河冰未泮舟不能行陸路泥陷人烟斷絕一切馬匹供用難於置辦斷不可行我等言

奉

君命差使豈憚勞苦況我中國凡奉差人員俱以急速爲務我等在楚庫柏興地方已住五月有餘在此又久候爾等今爾已到卽可起行若途中不得供用之物卽於此處攜往乾糧可食儻不得馬匹雖步行幾日亦可只管久住非行路之計於我中國之例甚屬不便博爾果付泥克曰我國總管噶噶林分付將天使大人由水路接來須深加欽敬不可少有怠忽焉敢違拗稍有違拂我身首難保於是住厄爾戶城候昂噶拉河

冰解一日博爾果付泥克四鐵班訥委翅來見

問中國

至聖大皇帝建都中國幅幀遼闊四面皆有人民週圍

國度甚多我俄羅斯國偏僻一方止兩面有國

度爾中國何以無干戈之事極其奠安我國戰

爭之事總無休息此係何故我等答曰我

大皇帝聖德廣運愛民如子凡有血氣者俾皆得生計

不分內外遠近一視同仁遍施恩德好生如天

無量刑不嗜殺繼絕世舉廢國膏澤洽於海外

所以天下諸國皆感仰我
至聖大皇帝深恩心悅誠服是以永無征伐之事常享
昇平之福已久博爾果付泥克曰然我俄羅斯
國風俗殊異務虛好勝所以兵甲無休息之日
至今戰爭不已三月二十五日昂噶拉河冰解
我等催促起程費多爾衣宛薩委翅及博爾果
付泥克四鐵班訥委翅曰自此往托波兒去向
西北行此處氷雖稍解自此以北尚未全泮現
今斷難起行我國地方我等切知如可行時何

敢耽誤四月十五日修葺船隻起至月盡完備撥給船四隻排兵列幟鳴礮放鎗鼓吹而送於五月初四日自厄爾口城起程

厄爾口城臣秋濤謹案一作厄爾庫城即綏服紀略所云額爾庫也在柏海兒湖之西北相去一百五十餘里沿途及附近厄爾口城之山不甚大皆平坡山岡昂噶拉河來自東南繞過厄爾口城西向西北而流厄爾口河臣秋濤謹案一作厄爾庫河來自西南入昂噶拉河無城垣似柏興居住八百餘戶皆樓房俱

係大木營治大半俄羅斯蒙古人少有天主堂五座有市壓厄爾口城及附近小柏興地方皆屬厄爾口城之頭目斯多爾尼科官名臣秋濤謹案一作伊斯多衣宛薩委翅臣秋濤謹案一爾尼衣宛薩委翅作衣番訥翅統轄駐兵五百名

器用有桌床椅橙車拖床船舟艇水磨

樂有鐘鼓木笛嗩吶銅絃箏胡琴

產紵麻布燻牛皮

種大麥小麥蕎麥油麥麻蘿蔔蔓菁白菜葱蒜

畜馬牛羊豕雞鴨犬猫
食方木井水
河內產各種魚
三月下旬雪始化盡昂噶拉河氷始解四月上
旬柏海兒湖氷始解草始萌樹始發
自此乗舟起程由昂噶拉河過破落克西費喇
諸危險之處其昂噶拉河兩岸奇巒絕壁疊秀
橫空斷岸千尺水聲淙淙巉石嵯峨橫波峭立
風高浪激奔注如矢

昂噶拉河臣秋濤謹案元史吉利吉思有謙河西北流注於昂可剌河即此昂噶拉謙河當即伊聶謝也

自柏海兒湖流出向西北逶過厄爾口城仍向西北而流匯於伊聶謝河歸入北海水清溜急大於色楞格河兩岸皆山有高峻峰巒亦有平坂山岡多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櫻薁剌玫岸有叢柳行千餘里水漸濁厄爾口河臣秋濤謹案一作厄爾庫河自厄爾口城之處歸入又行一千九百餘里伊里穆河自東北歸入自伊里穆河歸入

之處以至伊聶謝河其間之河俄羅斯又呼爲
通古斯科河除厄爾口河伊里穆河又有十餘
小河皆歸入昂噶拉河昂噶拉河內有碑克臣秋
濤謹案一五處破落克八處西費喇九處河內
作伯克
高峯及臨水懸崖俄羅斯人名之曰碑克河兩
邊皆峭壁中有大石水直陡下流者俄羅斯人
名之曰破落克水淺有石水緊溜急之處俄羅
斯人名之曰西費喇五月初四日自厄爾口城
乘船起程沿途河岸之下未消之冰雪尙有二

三尺不等亦有至丈餘之處順流晝夜行十九日至伊聶謝柏輿地方其間水程三千餘里沿途河岸寬闊之處間有田畝其山陂少平之處亦有耕種者有小柏輿甚稀俄羅斯與布喇特及索倫八等雜處

五碑克之名 臣秋濤謹案舊一統志碑克皆作伯克

滅提别西克碑克巴達爾滿斯克碑克多達爾斯克碑克滅費斯克碑克費達穆斯克碑克

八破落克之名

博合滅臣秋濤謹案一統志此下有兒字爾訥破落克皮牙臣秋濤謹案一統志作牙皮乃破落克巴敦破落克多爾規破落克沙滿斯克破落克阿布林斯克破落克木爾蘇斯克破落克四鐵烈落什破落克

九西費喇之名

鄂標穆索斯奈西費喇洛什西費喇柏格西費喇郭洛活瓦西費喇郭費殷斯克西費喇噶什那西費喇鄂費夏那西費喇鄂爾吉那西費喇郭薩牙西費喇

由昂噶拉河水行十九日於五月二十三日至伊聶謝柏興地方管柏興官阿列克散忒爾色敏訥委翅（人名臣秋濤謹案一作厄里克三達兒色敏訥翅下同）排兵列幟鳴礮放鎗鼓吹迎接自此前往有陸路三日因馬匹未齊住候五日管柏興官阿列克散忒爾色敏訥委翅來見遂請筵宴於我四人處各送貂皮二張白狐皮十張及猪酒俱卻不受阿列克散忒爾色敏訥委翅曰中國之人自古未到我國地方今幸遇中國

至聖大皇帝遣天使大人至此不知作何敬奉欽敬之
心甚切但不得美品此係我一點微誠敬儀望
乞辱納我等言俱各棠
至聖大皇帝恩賜而來一應用度之物俱已全備途中
有察罕汗供給等項用之不竭頭目所餽禮物
理宜相受但我國凡奉
君命差遣一切餽送禮物毫不敢受因其遣人再三懇
乞只留豬酒卻其貂狐皮張酬緞四疋二十九
日撥給馬匹自伊聶謝柏興地方起程亦排兵

列幟鳴礮鼓吹而送

伊聶謝柏興

在厄爾口城之西北其間水程三千餘里陸路一月程川谷寬闊四方皆山岡伊聶謝河自南流來大於昂噶拉河其昂噶拉河來自東南離柏興十餘里歸入伊聶謝河又遶過柏興向東北流入北海無城郭居住千有餘戶俱俄羅斯有天主堂入座有市廛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斯多爾尼科阿列克散忒爾色敏訥委翅

臣秋濤謹

案一作伊斯多爾尼厄里克三達兒色敏訥翅駐兵八百名其居住廬舍生計種植牲畜等項與厄爾口城同俄羅斯呼索倫爲喀穆尼漢又呼爲通古斯俱畜鹿以供乘馭馱載其鹿灰白色形似驢騾有角名曰俄倫臣秋濤謹案今黑龍江所屬東北部族林有俄倫春者亦使鹿蓋俄倫卽鹿名也

藪之內有鷴雞

北地最寒有一種獸行地內遇陽氣卽死身大重萬斤骨色甚白潤類象牙質柔不甚傷損每於河濱土內得之俄羅斯獲其骨製碗碟梳篦

用之肉性最寒人食之可除煩熱羌名麻門憙窪華名𧴩鼠此地相去北海大洋一月程時夏至前後夜不甚暗雖日落夜深猶可博奕不數刻東方即曙而日出矣

因候辦供給住二日備辦馬匹停妥行李載於車內官兵護送過麻科佛斯科嶺途中住一宿於閏五月初二日至麻科斯科村落之揭的河岸駐扎麻科佛斯科嶺在伊聶謝西北二十里外烏斯乞木地方下船陸行山不甚大沿途俱

林藪有果松馬尾松杉松楊樺柳櫻萸刺玫地甚泥淖多蚊虻其間有小柏興兩三處溪河四五道產熊狼堪達韓臣秋濤謹案亦作堪達漢即駝鹿也狐狸銀

鼠灰鼠

麻科斯科

在伊聶謝之西北相去二百五十餘里皆山路揭的河來自東南遶過麻科斯科向西北而流柏興內有廬舍四十餘間俱俄羅斯居住有天主堂一座其河內有寬一丈長七丈許船二十

餘隻舟艇甚多由水路之人俱於此處登舟赴

托波兒城

在揭的河岸駐扎候彼豫備船隻供給之時伊

里穆城頭目喇法欽帖人名臣秋濤謹案一作喇法林帖帶領

被擄西洋將軍牙那爾等來謁見我等衣冠用

度齊楚不勝仰慕叩頭獻酒而去初五日一切

船隻供給完備自揭的河登舟起行

揭的河臣秋濤謹案舊一統志云土人名爲解梯河

自麻科佛斯科佛落克嶺發源環流麻科斯科

向西北而流至那里穆柏輿附近歸入鄂布河寬六七丈不等多灣曲水色赤蚊䖟甚多沿河有小柏輿四五處俱俄羅斯居住其地平坦水窪處甚多皆林藪有馬尾松果松杉松楊樺柳櫻薁刺玫河崖下土燕之巢穴甚多產熊貂鼠狐狸銀鼠灰鼠

有一種人類乎索倫名曰鄂斯提牙斯科在揭的河兩岸林木內散處捕貂作貢順流無晝夜行十一日河面遂寬林木漸稀河內水色漸白

蚊虻亦少再行一日至那里穆柏與揭的河歸入鄂布河其間水程二千五百餘里

一種魚形類鱘魚口似鯛無鱗脊上並兩肋有骨三條連生肉味同於鯛魚大者不過三尺俄羅斯名之曰四帖里烈帖蒙古人名之曰舒里於未東河之前從北海由鄂布河遡流而來甚多人皆漁捕曝乾爲食亦貨賣

自麻科斯科村登舟由揭的河順流而行此間經羅斯訥牙（臣秋濤謹案一作雅）爾及茄斯河村落（臣秋濤謹

案一作路出揭的河入鄂布河行一日於十六日至那里穆柏輿管柏輿官雅果付人名臣秋濤謹案一作雅科排列旂幟兵丁迎接請至伊家作樂筵宴因將京都帶去果品並粳米老米遣人酬送管柏輿官父子甚喜叩頭致謝起程之日送十餘里辭歸河內水面白蛾甚多或飛樹上或浮水面似柳絮乘風楊花鋪地

那里穆柏輿

在麻科斯科之西北其間水程二千五百餘里

鄂布河自南臣秋濤謹案一本南上有東字流來過柏興向西北而流大於伊聶謝河揭的河來自東南流至柏興附近歸入鄂布河居住四五十戶俱俄羅斯有天主堂二座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名雅果付衣宛薩委翅臣秋濤謹案一作雅科伊番訥赤無兵從此處由鄂布河順流而下行五日於二十四日至蘇爾呼忒柏興起程之日忽颶風大作波濤洶湧舟楫傾欹上下浮沉俄羅斯人操舟不似中國人諳練幾至於危殆俾得傍岸避入小

河衆心始安去柏興尙遠管柏興官出迎請至伊宅設宴款待出十數活銀鼠覘之鼓西洋琴以獻蘇爾呼忒廬舍囘祿尙未修葺無可歇公署居舟中越二宿於二十七日自蘇爾呼忒起程管柏興官駕舟遠送辭歸順流乘風揚帆而行兩日行六百餘里於二十九日至薩馬爾斯科

蘇爾呼忒柏興

在那里穆柏興之西北其間由鄂布河舟行水

程一千四百餘里其鄂布河來自東南流過柏興向西南與厄爾齊斯河合流復向西北流入北海大於伊聶謝河水濁溜緩水漲四溢洲渚甚多沿河兩岸地勢平坦皆林木有杉松楊樺櫻薁河邊多叢柳有一種鄂斯提牙斯科人在林內散處河之北岸向有柏興廬舍居二百餘戶天主堂三座因失火燒燬少半新結廬舍居住餘皆穴處俱俄羅斯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駐兵百名

至薩馬爾斯科之日管柏興官濟爾果付人名臣秋濤謹案一作遠來迎接請至伊家款宴出其妻葛禮果禮子獻酒又請會同射的六月十六日差伊俄羅斯人往托波兒城通報大國使臣已到緣由自此處由厄爾齊斯河遡流而行俱塔塔拉之人挽縴越六宿於二十二日至狄穆演斯科

薩馬爾斯科

在蘇爾呼忒柏興西南其閒水程六百餘里厄爾齊斯河自南流來遶過柏興向西北流二十

餘里歸入鄂布河其河東岸之上有土山不甚大有杉松楊樹河邊有叢柳山麓一帶有廬舍百餘間居五十餘戶皆俄羅斯有天主堂一座設管理驛站船隻頭目一員無兵以上三處林木甚多係水窪地方無耕種田畝俱從托波兒托穆斯科等處挽運麥石而食其廬舍生計牲畜等項與厄爾口城伊聶謝柏興同

在狄穆演斯科修理船舵損壞之處並俟供給止二宿間暇時管柏興官濟爾果爾臣秋濤謹案一作葛

禮果禮下同相約射的爲娛二十五日濟爾果爾乘船相伴同赴托波兒城

狄穆演斯科

在薩馬爾斯科之西北臣秋濤謹案北一作南誤也由厄爾齊斯河遡流而上相去六百餘里厄爾齊斯河來自西南向東北而流水濁溜急其大如色楞格河自薩馬爾斯科至狄穆演斯科沿河一帶東岸之上皆土山平坂有杉松楊樺櫻薁等樹甚密河邊皆叢柳兩岸有小柏與十餘處間有

田畝俄羅斯與鄂斯提牙斯科並塔塔拉人雜
處其河東岸土山之上有廬舍百餘間居五十
餘戶皆俄羅斯柏輿之四面皆田畝有天主堂
一座其柏輿事務係薩馬爾斯科頭目兼管無
兵
一種草果俄羅斯名之曰馬里那蒙古人名之
日和尼伯兒濟爾根形似桑椹色赤味甘酸幹
不盈尺其厄爾齊斯河岸之山內甚多柏輿各
處小兒鬻賣

於七月初四日至托波兒地方噶噶林馬提飛費多爾委翅人名臣秋濤謹案一作費多里魚翅遣所屬俄羅斯官衣宛阿法那西委翅人名臣秋濤謹案一作衣番鄂番那西赤迎接問候自河岸至公署排兵列幟

諭旨前排列數對兵丁導引送至公署噶噶林執手叩

請中國

至聖大皇帝萬安於是我等問察罕汗起居互相敘寒溫坐畢噶噶林曰兩國自和議之後我國人民不時往中國貿易屢沾

至聖大皇帝深恩有年中國人並不曾一至我國地方
今天使大人此來有何事故或有干豫我國之
事否我等答曰我
至聖大皇帝其仁如天視萬國猶一家保萬民如赤子
是以普天率土莫不畏威懷德來享來王其遣
使進貢朝覲者甚眾我
大皇帝無論遠近內外俱一體加恩愛恤不止爾能羅
斯一國我等此來因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特
遣使往中國恭請

大皇帝萬安貢進方物之人由爾國經過爾國遣人轉
送至中國所以我國
大皇帝敕諭我國大臣傳詢爾國前往貿易之商人科
密薩爾言沿途馬匹供應不致違誤是以我
大皇帝亦由此路遣我等前往阿玉奇汗處
頒發諭旨並賜恩賞於爾國無事但我等來時我大部
交付有俄羅斯國商人科密薩爾乞請行俄羅
斯佛教番僧在京師者止有米提理一人年已
老邁儻有不測則行我俄羅斯佛教之人必致

斷絕若準我國送番僧前來我即送來等語我
國大臣轉奏蒙
大皇帝恩准送番僧前來又會交付爾商人科密薩爾
爾國若有外科良醫一併送來我等事竣還朝
時爾國若將行教番僧外科醫士給發令我等
帶去噶噶林曰是此等情節我科密薩爾俱會
告訴番僧現今在此豫備醫士此處無甚良者
已差往莫斯科窪城調取尚未曾到天使大人
同時可以到此我等言我等奉

至聖大皇帝命路經爾國往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處
去我等此來爾國察罕汗可曾聽見否曾差人
來否噶噶林曰天使大人前來之處已報知我
國察罕汗我察罕汗說中國
大皇帝命天使大人特往阿玉奇汗處去爾等須當欽
敬護送至阿玉奇汗處一應馬匹供用不可遲
誤但未會遣人來我察罕汗不在莫斯科窪城
現在軍前天使大人回來時我察罕汗欲會天
使大人亦未可定若欲相會自當特遣人來不

知天使大人去否我等答曰來時奉
大皇帝諭旨兩國和議已久爾等過俄羅斯國地方往
阿玉奇汗處去若去來之際察罕汗得知差人邀會
詢問地理情形爾等分一半人往察罕汗處去一半
人往阿玉奇汗處去若請爾等全去即著前往及爾
國商人科密薩爾在京師時亦會有
諭旨爾國人民雖每歲前來貿易俱係平素商賈察罕
汗並未特遣人進貢所以朕亦不曾遣使此所遣使
者是往阿玉奇汗處去的爾察罕汗如欲相會詢問

地理情形著其中一半人前往相見噶噶林曰如此
天使大人可會帶得印文來否我察罕汗欲會
天使特差人來請亦未可定彼時天使不可食
言我等答曰不會帶甚文書來爾察罕汗必欲
相會差人前來我等即前往相會有何食言之
處我等向噶噶林言爾國所屬之泥布楚城居
住之庫似克等共十口越境至中國地方伐木
打牲被我巡邏兵役拿獲理應遵定邊界和議
之款治罪我

大皇帝仁慈寬大姑宥其罪其寬免情由曾有文書交
與商人科密薩爾帶來使爾知會爾察罕汗此
文書曾到否噶噶林曰文書已到業已差人稟
知我察罕汗去了其回信尚未曾收我從前在
泥布楚城作頭目時似此等私行越境人亦有
割耳鼻者亦有砍手者大辟者越一日特遣官
前來請會於是前往噶噶林問曰中國
大皇帝天縱至聖國家享承平已久天使大人受
皇帝恩澤享用安逸我等答曰

大皇帝至聖至神以仁孝治天下以忠義勵臣僚國無重刑不嗜殺戮無間遐邇一體同仁山陬海隅罔不沾恩被澤薄海人民皆中心感戴所以國家雍熙雨暘時若人壽年豐宇內咸享昇平之福我等世戴

大皇帝深恩今幸際盛世不但我等身沐皇恩受享安逸即舉家老幼妻子無不沾我

大皇帝厚澤安居樂業我

大皇帝聖恩高厚不能枚舉即我等安享樂業之處亦

難殫述噶噶林曰誠然中國
大皇帝至聖至神舉國殷富四方清謐天使大人等俱
安享樂業聞之已久我先察罕汗在時國家無
事上下相安先察罕汗喜射獵好鷹犬當時臣
宰俱享安逸二十年來我國兵甲之事全無休
息至今猶征戰不但我俄羅斯國觀天下諸國
沙漳汗空科爾汗臣秋濤謹案一作恭喀爾汗式費耶忒國
臣秋濤謹案一作西費也斯科國厄納特赫國哈薩克國哈拉
哈兒叭國策旺拉布坦阿玉奇等國皆互相爭

鬭獨中國甚是淸謐目今察罕汗幼稚時最喜與兒童爲戰鬭戲從前同戲諸兒今皆作將軍若似乃父行事我等亦可受享安逸矣爾中國淸謐宇內無事

大皇帝亦射獵否亦養鷹犬否我等答曰我

至聖大皇帝聖神文武法天行健每於萬幾餘暇古來經傳史冊無不經覽天文地理律呂數術無不貫通又天縱神武常親騎射以教習臣庶不時圍獵獎勵文武而訓練兵將凡扈從士卒俱按

日官給盤費又給與官馬乘騎雖今日下令明

早起行亦無些毫遲誤一應俱係

大皇帝恩賞我等隻身效力毫無拮据

大皇帝亦養海東青鴉虎鷹犬海東青有雪白者有蘆

花者有本色者單放野雞俱係過時捕得無窩

雛惟鷹有窩雛亦有捕得者亦放野雞亦捉走

兔犬內有捉虎狼鹿狍者有捉狐兔者至於水

禽雁鴨俱放鴉虎按時放捉闊爾國有窩雛海

青可取來一觀噶噶林曰我等亦養海青亦係

捕捉方得並無窩雛不知在何處結巢隨將所
養本色海青及一草白犬出示曰天使大人此
來河路迢遙最屬險惡途中勞苦一切馬匹供
應可有遲誤否中國亦有如此河路否我等答
曰我中國似此等大河亦有更有大於此者名
為長江我等來時沿途官員甚是欽敬迎接官
博爾果付泥克甚是勤愼爾國察罕汗供給豐
裕不可勝用馬匹船隻並無遲誤是以我等不
勞而至噶噶林曰聞得土爾扈特國貝子阿拉

布珠兒之四人天使大人帶來其阿拉布珠兒
是何人將他四人帶來是何情由我等答曰阿
拉布珠兒係阿玉奇汗之姪十年前同乃母往
西藏謁見達賴喇嘛其間策旺拉布坦與阿玉
奇汗不睦所以阿拉布珠兒不能歸其原籍窮
迫至極故此投往中國我
大皇帝仁育萬方務使天下人民無一夫不得其所所
以將阿拉布珠兒封爲貝子於嘉峪關外黨色
爾騰地方安置每歲賞給俸銀緞疋牲畜今甚

殿實去歲阿玉奇汗特遣使恭請我
至聖大皇帝萬安貢進方物因此遣我等頒發
諭旨並錫恩賞之便將阿拉布珠兒四人帶去見乃父
那喱爾麻木令其知阿拉布珠兒蒙我
大皇帝深恩其身依然無恙耳一日有俄羅斯國官衣
宛阿法那西委翅者（臣秋濤謹案一作衣番鄂番那西赤）來見問
日中國大臣內何等品級方為尊爵我等答曰
我中國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國公俱係宗室
天潢一派其功臣子孫有世襲民公侯伯者內有領侍

衛內大臣大學士外有尙書都統前鋒統領護
軍統領外省有將軍總督提督此皆係頭等品
級大臣衣宛阿法那西委翅曰我俄羅斯察罕
汗侍近有大臣四員一應事務不用通知國王
即可專擅行事中國亦有此等臣宰否適間天
使大人所言大臣內何等最尊我等答曰我中
國並無如此專擅行事之臣宰事無大小皆具
題請
旨恭候

上裁臣宰欽遵施行不敢專擅行事大臣內領侍衛內
大臣六位大學士六位最尊莫過於此者衣宛
阿法那西委翅曰我俄羅斯國若有大事會議
我汗亦前往公同會議中國有事會議
大皇帝亦往同議否我等答曰國家儻有議政要務有
王貝勒大臣會同議定奏
聞皆聽
皇上裁奪我國
大皇帝無前往同議之理衣宛阿法那西委翅曰天使

大人看來我國嘆嘆林於中國何等臣宰相似我等言看來類同我中國尙書總督衣宛阿法那西委翅曰我國之嘆嘆林與中國領侍衛內大臣相似嗣後天使大人將嘆嘆林不可呼爲尙書但稱大臣可也欲以緞十二疋差人送與嘆嘆林有管待飯食俄羅斯官曰差人餽送於我國禮不合天使大人親往之時帶去方可我等言此非佳物我等自中國遠來經過爾嘆嘆林地方備承厚意故以此相酬我中國凡以物

與人並無親送之禮今差人餽送於爾國禮不
合若我等親身帶去又於我中國之禮有礙以
此微物豈可壞兩國大體不如停止遂公議停
止餽送以俄羅斯官博爾果付泥克遠接勞苦
給與緞四疋又給與博爾果付泥克之副員費
耶爾索臣秋濤謹案一作非爾薩付緞二疋起程前一日噶
噶林差伊俄羅斯官來請曰天使大人明日起
行如蒙不棄今日可來一飯否於是前往噶噶
林見余所帶小刀再三顧盼不勝稱羨即解以

贈之噶噶林免冠拜受起程之日特差伊俄羅
斯官答送元狐皮十張余言爾總管念我係好
友如此餽送理當收受但我並不曾帶得佳物
相贈爾總管之物如何收受謹心領矣遂卻之
來使遣人同覆噶噶林復又遣人再三叩懇余
言我中國凡奉
君命差遣一切物件毫不敢收將皮張拿回向爾總管
爲我道謝賜與來使玻璃碗二件在托波兒地
方住八日於十二日自托波兒起程仍派原接

俄羅斯官博爾果付泥克四鐵班訥委翅撥護送兵六十名小心防護送至阿玉奇汗處一併同回又差伊所屬俄羅斯官等送二十餘里方回

托波兒

在狄穆演斯科之西南其間遡流行六百餘里厄爾齊斯河來自東南遶過托波兒向東北而流托波兒河來自西南於托波兒相對地方歸入厄爾齊斯河沿河兩岸地勢平坦有杉松楊

樺櫻薁叢柳小柏輿五十餘處左近皆田畝托
波兒以北二十餘里河東岸之上有小土山極
平坦無城郭居千餘戶其廬舍皆大木營治有
磚造廟宇二所理事公署木房數間其山麓及
河岸一帶居二千餘戶其廬舍亦皆係大木營
治有市廛天主堂二十餘座駐兵二千餘名有
頭目十數員其西畢爾斯科省城堡及柏輿地
方頭目兵丁俱屬噶噶林馬提飛費多爾委翅
統轄

器用有床桌椅橙車拖床船舟艇

樂有鐘鼓喇叭木笛嗩吶銅絃箏胡琴

種大麥蕎麥油麥麻

産蔓菁白菜王瓜芫荽倭瓜葱蒜

畜牛馬羊猪鵝鴨雞犬猫

有一種人俄羅斯名之曰塔塔拉在厄爾齊斯

河沿岸及托波兒並喀山一帶居住詢其來歷

俄羅斯人曰原係庫程汗之人又名貨通其托

波兒等處地方歸併我國之後將伊等散處於

阿兒合山後沿厄爾齊斯河一帶及托波兒並喀山等地方其中有歸入我教者有不會歸入我教者看其末入俄羅斯教之人貌似回子俱削髮戴小帽不食猪肉別供佛像博明西齋偶得曰塔塔拉乃元之遺民俄羅斯國地方分爲八道俱設立噶噶林馬提飛費多爾委翅等總管八員分轄每道所管城堡十餘處二十餘處不等自托波兒以東至泥布楚地方名曰西畢爾斯科其七道曰喀山斯科曰佛羅尼使斯科曰計由斯科曰司

馬連斯科曰三柯忒撒忒爾斯科臣秋濤謹案一作三皮提里普爾斯科曰郭羅多阿爾哈連斯科曰莫斯斯科窪

斯科

於稼穡之人量其收穫之多寡什一而稅於布

喇忒索倫鄂斯提牙斯科兀艮海臣秋濤謹案一作兀艮哈

齊爾給斯臣秋濤謹案一作克爾給斯一等打牲人令其交納

貂鼠狐狸銀鼠灰鼠皮張不打牲之布喇忒索

倫等每歲人各納銀錢二百文其兵丁每歲有

食千錢者亦有食七百文者不等錢之外又給

與麥麵食鹽衣帽五年一次官給更換

原以千步爲一里後改爲五百步

其相見禮儀吉凶等事及飲饌生計大約皆同

自厄爾齊斯河向西南入托波兒河遡流越九宿於二十三日至圖敏途中皆搭搭拉之人旣緯岸旁林木叢密無緯路俱行泥水之中兩足肌膚破損血水淋漓俄羅斯兵丁猶加笞楚催促余不忍視呵責方止到彼之日管柏興官排列旗幟兵丁迎接請至伊家款宴復餽送食物

候供給止宿之日有俄羅斯出征擄來之式費
耶武國數人來舟中鼓吹絃歌以爲娛賞以銀
錢肉食二十五日起程

鴉班沁

在圖敏之西北由土拉河遡流舟行五百餘里
沿河兩岸有杉松楊樺叢柳甚稀有小柏興二
十餘處柏興附近俱種田畝俄羅斯與塔塔拉
雜處土拉河之西岸有柏興廬舍居二百餘戶
俱俄羅斯有天主堂三座設管轄柏興頭目一

員無兵從此捨舟陸行

湖方備乘卷四十三

知縣周錦心初校
知縣丁紹基覆校